

那些在山上的日子

--從南湖中央尖之行談國家公園的登山經營管理

黃文卿 博士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處長

楔子

大學時代就喜歡爬山，在台大登山社期間的山上日子，我總是擔任先遣部隊的工作—勘查先鋒和炊煮。學校畢業後，歷經的私人機關和公部門職務，都與山脫離不了干係。所攀爬過的百岳，所聽述過的山中故事，都成為我日後思考國家公園登山經營管理的重要養分。

去年十月底重回太魯閣懷抱，過去一起登山的巡山員張文德對我說：「妳不爬山就不像是我們的處長了！」是啊，在太魯閣國家公園擔任觀光遊憩課長時，我總是和第一線的保育巡查員一起登山，並且仍然負責炊煮工作，並建立了長期工作默契和對山的情感，直到現在，巡山員們還常忘情地稱呼我為「課長」！張文德的話道出國家公園經營者的特殊使命，於是我開始計畫再度用雙腳實踐對太魯閣這片山林的熱愛。

太魯閣是一個高山型的國家公園，園區內 85.6% 以上的面積都屬於一千公尺以上山區，包含南湖中央尖的帝王之稜、中央尖西峰至甘藷峰的死亡稜線、山形如少女般的鈴鳴、黑色的奇萊連峰、合歡草原群峰，以及三角錐和塔山等少有人跡的中級山等，這些構成太魯閣地貌的山峰，代表了許多愛山人午夜夢迴時的終極夢土。當面臨過多的登山人口進入太魯閣園區，於是，我必須再度成為一個登山者，以雙腳足履高山夢土，思考登山活動對山林的衝擊和安全性；儘管實踐這個想法對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是一種很大的挑戰，我仍須如此方能完成身為國家公園處長的職責。

南湖—中央尖

爬哪一座山呢？最先躍入腦中的是南湖中央尖，並讓我想起 29 年前的第一次縱走，那時，我可是體力充沛，揹負能力亦強！

台灣山地依稜線的完整性大致可分為中央山脈、雪山山脈、玉山山脈、阿里山山脈及海岸山脈，前三者屬於高山型態，她們的位置恰巧分布於雪霸、太魯閣及玉山三座國家公園範圍內；其中又以隸屬於太魯閣園區的中央山脈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最多，從空中眺望這一脈山稜線，石英砂岩的南湖大山及中央尖山在天際間閃閃發亮，黑色奇萊在牛魔斷崖間仍顯現出廣袤大草原，而合歡群峰則在太魯閣園區扮演著平易近人的角色。這些屬於台灣百岳和五岳三尖和十峻的高山，誠讓人難以忘懷，也是登山者的夢想淨土，於是我和同事們決定走一趟南湖中央尖！

夥伴---山岳管理

四月初，我們就已經開始籌劃這次的行程了。計畫第一天從閣口的管理處出發，夜宿雪霸園區之武陵；第二天走 710 林道並攀至雲稜山莊；第三天經審馬陣山、南湖北山、北峰並夜宿圈谷；第四天將 29 人之隊伍兵分二路，A 組人馬回宿雲稜，B 組人馬夜宿中央尖溪木屋；第五天 B 組成員由中央尖溪木屋直奔思源啞口，二組人馬相會於合歡山。

和日常生活比較起來，登山像是去一個比較絕對的環境裡，經歷一段比較絕對的日子，沒有凡塵瑣務，只有一群人共同經歷一個行程，於是待在山上的隊友就顯得很重要了，常常彼此借光，相互取暖。然而我們此行工作意味勝於一切，所規劃的分工任務清楚，包含：高山巡查、生態認知、高山設施、遊憩與管制等之現地勘察，以及新進員工對國家公園的培訓。基本成員當然就包括業務相關人員和那些新進而沒爬過山的同仁，不了解太魯閣的山，無法勝任以山為主體的太魯閣業務。此行另有一位超級山友，經建會的副主委張景森和兩位助理與友人決定與我們同行。

巡山員是當然的成員，並不因為此行一定要有巡山員的「陪伴」，而是這個隊伍有許多夥伴是初次登山，基於安全的考量，需要「高山嚮導」的帶領。太魯閣的巡山員在爬山的過程中總是擔任嚮導兼解說員，解說內容以親身經歷的山林經驗為主，例如哪裡是飛鼠的家、什麼地方有山羊的高速公路、如何找水源等，還有最重要的，關於過去他們從長輩身上習得的山林智識。山岳嚮導必須具備的專業包括技術層面（結繩、攀岩、急救技術、高山醫學等）及心理層面（判斷能力、信心、溝通和毅力等），各國都依照其國家的特性而有不同，我們的巡山員技術層面或許有許多進步空間，表達的語彙或許離主流價值、主流語言有一段距離，但他們提供的山林溫情卻給我們無法替代的感受。

回顧國際的山岳嚮導聯盟（IFMGA）會員國的登山嚮導制度，專業並且職業化的嚮導制度是比較合理的趨勢，台灣雖在 2002 國際山岳年修正了「人民入出台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規定」，對於進入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地區，不再適用「公文」、「高山嚮導」以及「人數」限制，仍在研擬中的高山嚮導員授證辦法之基本精神亦與國際趨勢合流。另外，美國的山岳嚮導協會（AMGA）屬於非營利的民間機構，成為民間參與登山經營管理的成功案例，值得借鏡，台灣的環保團體、登山社團及企業經營型態是不是有成熟的經驗技術可以執行是項參與層面？或是技術的傳導機制應該被廣泛的討論並且建立？值此制度變革之際，國家公園更應該製造對話的平台，讓各界一同思考這相關課題。

高山嚮導制度的討論，勢必牽引登山管理的思考。從歷史的角度回顧登山管理的源流，往往能追溯至日據時期。台灣的山林從來不缺乏居住者，原住民對於山林的一切認識遠勝於日本人和平地漢人，日本政府基於對「高砂族」的「管理」而限制原住民在山區的活動，國民政府時期則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而延展對入山的管制，解嚴之後，山友不斷檢討入山管制政策，國家公園雖如前段所述已修正許多入山管制相關規定而保留入園申請，但政府的行政管理仍有許多進步的空間。

記得一位山友在網站上分享美國登山申請的經過，其國家公園署（NPS）除了註冊、登山安全的規定外，甚至發給隊伍垃圾袋於下山時檢查，希望登山人能實踐對山林環境的愛---將垃圾帶下山，這個做法將環境教育落實於管制的相關規定項目。在山上的那些日子，再三思索入山管制相關課題，認為國家公園的登山管制措施應朝向登山安全（包括登山資訊網絡、高山醫療、緊急救難）以及生態承載觀念的建立與落實之緊密結合，發展出更合理，而山友也樂於配合的登山管理制度。

確定登山的夥伴名單之後，我們進行數次行前會議，主要針對新進同仁介紹山區環境及登山安全的基本常識、裝備檢查等，也決定分組成員及分組工作，包括領隊、嚮導組、炊事組、醫療組、解說組等等。登山團體的傳統做法是由嚮導或領隊在行進隊伍的最前面，後面則有一人負責壓隊，但幾次的山難救援案例讓我們了解到當隊伍人數較多時，最好的管理方式就是分組，各組除了依安全組織編制的基本單位外，也在登山活動中各司其職。行前會結束後，組員們便按照被分配的工作進行食物及醫療用品的採購，這一項隊伍的自我管理工作非常重要，試想在山上幾天的糧食、負重、分工等相關事項都在行前會議中被確認，也就是這次登山活動的行政計畫等事項被詳實的考慮與執行，此項程序與登山者的安全休戚與共！

尚未去爬山，思路已經在經營管理層面迂迴繞行無數次了，整理一下思緒，架構出來的登山經營管理，至少應該包括政府的經營層面、民間參與及隊伍自行管理三層次。

在途中---登山學校

5月14日，從太魯閣出發。在雪霸武陵管理站先行整裝，也整理好心情準備上山。這一天晚上的七家灣溪夜風清涼，正合適將公糧做最後一次的確認與分配。經過炊事組一陣努力之後，發現公糧準備量太多，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沒有再一次控管糧食攜帶量，會花很大的力氣將多餘的食物背上山，山上避難小屋裡被棄置的糧食大多是這樣產生的，無怪乎巡山員們常反映有清不完的食物，成為高山垃圾的一部份。登山運動被要求必須符合生態法則，生態法則的真意，必須落實於每一個環節之間的緊密配合，以登山糧食來說，誰負責買菜？會不會買太多？採購者是否會計算菜量？是否熟悉哪些食物可以帶上山？是否有能力將登山糧食再製作？這些細節都對登山活動影響至鉅，我想這也是登山之所以迷人之處--每一項細節都可以成為一門學問，登山人彷彿完成一項環環相扣的益智考驗。

5月15日，計劃夜宿雲稜山莊，從登山口到雲稜幾乎一路陡昇，加上這一日的天氣陰雨綿綿，爬山，在這時候成為純粹的意志考驗。幾個新進同仁一直在問「為什麼要爬山？」我們此行以工作為目的，但其他的登山隊伍為何冒著天雨可能帶來的危險，或者體力上的負荷來爬山？記得幾年前在南湖圈谷的山屋遇見一個獨攀的山友，他說沒有做任何申請便進山了，至於原因呢？他說「山上就是我的家啊！回家哪裡需要申請！」幾年前圈谷的那一場小小的辯論不歡收場，爾後卻聽見越多這樣的立論。登山家 Mallory 被問到「為什麼要去爬山」，說了一句非常雋永的話：「因為山就在那裡」，他的答案與南湖的獨行俠不謀而合，但讓人覺得這是一種託辭，他們沒認真想過自己為什麼來爬山，這是登山者的傲慢。山當然恆常矗立在那兒，但沒有任何準備便上山；不具備任何條件便上山，充其量只是去「蹂躪」山林，傷害自己的「家」。

晚上在營燈下聽巡山員們說著雲稜的飛鼠，他們說山莊附近的雲杉是飛鼠住的樓房，父執輩從小就告訴他們飛鼠是最乾淨的動物（草食性動物），過去村子裡有人上山打獵，大多會帶飛鼠回來與大家分享難得的美食。對我來說，飛鼠們興奮的叫聲，意含著生態保育的意義，對於眼前熱烈討論的巡山員們來說，飛鼠意味著分享和一種文化記憶，王永春就形容過分享飛鼠的感覺：「讓我覺得又重新成為一個原住民了！」不同文化不同邏輯。然而，巡山員們只要撿拾一個不起眼的小樹幹、纏繞一小段枝條，放置在樹身的某一個部分便能輕易抓到飛鼠，這便是一種文化、一種智慧，一種獵人的生命教育。

5月16日，這一天仍然是風是雨，審馬陣美麗的草原下隱藏著讓人筋疲力盡的上坡，同行的怡德、寶匡、志強和志宏第一次爬山，沿途雨霧濛濛，對於必須回去看照片才能見識

到南湖大山的「帝王之姿」，他們感到有些兒迷惘，後來到了圈谷山屋，幸得撥雲開霧二十分鐘，見識到冰河遺跡才算償了宿願。到北峰，大夥兒冷的直打哆嗦，幸好沒人失溫，忠杉拎來一壺煮菜用的米酒，讓我們不至凍餒。終於到了圈谷！我們彷彿來到了一所迷霧中的登山學校，濃霧中能見度僅有 5 公尺，隱約可見登山友 60 人，帳棚十數頂陳列於山屋附近，像是一起到山上來學習的學子，同一個時間登山的人真不少！

登山是什麼？登山糧食應該如何準備呢？南湖中央尖的地理特色是什麼呢？失溫應該怎麼處理呢？原住民與山林共處的文化傳承如何借鏡呢？登山的生態哲學是什麼呢？從學校山社時期到現在任職國家公園，印象所及的登山經驗傳承都是以「師徒制」的方式進行，有如「土法煉鋼」，缺乏與其他社團交流的機制，相關的登山知識也無法被反芻並且保留下來，所以到目前為止，登山團體仍不免有各自林立山頭的草莽氣質。國際間登山學校已行之有年，登山學校教導的內容因國情互異，台灣許多具備專業知識的優秀登山者，應該共同建構出本土的登山學並且成立登山學校，讓登山的知識、技能及哲學可以被檢驗，也可以在學習制度中被完整的傳承。

廁所和五岩峰（高山設施）

沿途我幾乎都與巡山員及張副主委在隊伍的最前頭，討論台灣高山設施系統，對於淒風苦雨並不以為意，五岩峰卻給我們深刻的體驗。我已走過五岩峰不知幾回，天氣晴朗的五岩峰有了攀爬繩索並不算困難，這是第一次在強風勁雨中攀越五岩峰，腳下的岩石濕滑，身子在風中飄搖不定，靠著巡山員陳正雄先攻上峰頂之後，用繩索協助我們貼著岩壁爬上去，當我抓著繩索時，真心祈禱巡山員架設的繩索安全可靠，一直到圈谷都還難忘這一段雨橫風狂。

5 月 17 日，我所屬的 B 組繼續往中央尖行進，細雨紛飛，南湖杜鵑盛開在重重霧中，賞花還須近花叢，一行人晚上沒睡好，一大早就開始爬坡，心裡苦的不得了，不禁心中又問起「爬山的樂趣是什麼」？

儘管「爬」到南湖南峰一路都是陡昇，南湖池木屋遺址附近的二葉松樹下鋪著柔柔的綠色毯子，撫慰我們疲憊的身心，於是大家開始說說笑笑。祇在談笑間腳下一個濕滑，我竟然以穿山甲之姿滾落數十公尺，被一棵松樹攔截，志宏隨後一個箭步抓住我，將我帶回山徑上，所幸身體素質不錯，並無大礙。亞里斯多德認為植物有靈魂但沒有感官，這個說法為後世所奉信，一直到一棵龍血樹的實驗，描述植物如何以電波的形式表達牠們的恐懼和快樂，人們對植物有了新的看法。當我滾落而被樹身截住的那一剎那，咸信這棵救命的大樹及身下柔軟小草，這些植物有靈魂、有知覺，我對生命的一切感知，在這一剎和牠們有了交融，深信植物可以感受到我「對恩惠表達最熱切的感激」，生命儘管以物種的不同形式展現，但都有共通的線索，處在對等的生態位置。當我們在思考高山安全維生設施時，生命平等的爬山哲學體系也重新被建立，高山設施照顧登山者，也該照顧生活其間的生命，觀念生物學所說的「最適當而非最大狀態」，能詮釋我對高山設施體系的看法。

在中央尖溪木屋停留一晚，幾個同仁熱烈的討論起高山應有的設施。過去管理處的高山設施包括架設避難小屋（新近完成的山屋包括奇萊主峰、審馬陣、南湖圈谷三處）；另有一定的程度依賴巡山員以砍草維持山徑的樣貌，在五岩峰及中央尖溪下溪處等幾處危險的地方，以卯釘或結繩的方式固定繩索。這一次的行程最主要的便在於踏勘園區最多人使用的高山步道，討論現有的高山設施是不是足夠、是否合適山區地景。

我們以這次行程經歷的據點為主討論高山設施系統，包括水源、廁所、步道、避難小屋

及緊急救難設施等。

雲稜山莊基地狹小，使用量大加上降雨量少，原有小溪般的水源如今只剩涓涓細流，必須以水袋耐心承接；南湖溪在圈谷一段則完全乾涸，用水必須走約 30 分鐘到下游水潭取水，我們希望先經過水源探勘後，評估設置蓄水池的可行性。雲稜山莊水源的另一個問題是污染，營地腹地狹小，水源週遭充滿許多「地雷」，是否設置一個高山廁所？什麼形式的廁所？以生物分解的方式在這個海拔是否可行？我們在中央尖溪木屋裡熱烈地討論這些問題。

步道的指示系統，包括標示牌及掛設布條的重新評估，特殊地形考量使用噴漆，受風面的標示改採低矮的牌示設計。幾處較危險地點，例如五岩峰等重新架設穩固的攀爬梯，目前步道路徑仍以巡山員砍草維持。

當晚住宿的中央尖溪木屋以檜木蓋成，住起來非常舒適，歷久彌新，比起新近完成的鋁屋更能避風，感覺上也並不潮濕，是不是木質結構最適於建構山屋？如果是，材質的取得及運送、山屋的結構、量體、數量等等要如何符合「最適量」原則？山屋既為避難功能，應該有通訊及收訊等緊急設施，供救難人員及山友使用，當然山友必須共同遵守使用規則。

在山上討論的高山設施大部分為現階段必須執行的項目，今年度的登山研討會關於這一方面的討論應該能累積更多的資訊，提供國家公園完成具體可行的設施體系。

歸途（山林守護）

5 月 18 日，溯中央尖溪、南湖溪到木杆鞍部，手機恢復通訊，每個人都在第一時間打電話，報平安！終於，再度與人間的氣息接軌。雖然一群人一起爬山，待在上山就是有孤獨的感覺，「耽於孤獨者，非神即獸」小說家七等生的友人如是說。神和獸的界線原來這麼容易泯滅，人和獸、人和萬物的界線豈不是更微乎其微？

在登山活動轉型為遊憩行為之前，這一條山徑應當有無數獵人往來狩獵，在太魯閣獵人之前可能還有其他族群生活其間，千百年來，這一片土地上的生命仍然生生不息，人與環境之間非常和諧，這就是「生態平衡」吧！人與自然本該如此，這就是生物多樣性的襟懷。

天性驅使人們走進自然，爬山則是最好親近自然的方式。然而，我們樂見什麼樣的自然？所謂的自然，是人類無法創造的環境，人生活在自然裡但對自然不構成干擾，所有生命充沛其間，躍動不已，於是當人們到山林裡會看見多層次的森林，森林裡有涓涓流水，山鹿群鳥，這是生物多樣性的境界，是我們心靈裡嚮往樂見的那一處土地，我們有責任發展山林守護制度，來維持登山衝擊與環境保育之間的平衡。

一直到離開思源啞口，我的心仍停留在中央尖溪與南湖溪之間，那一片森林以及美麗的山徑，與在山上的日子交織構築的回憶，成為一種養分，蘊漬為生命的基調，時時提醒我身為山林守護人！這也是我「為什麼要爬山」的答案。